

# 重复

GJENTAGELSEN

基尔克郭尔认为“重复”是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意义正如“回忆”在希腊人那里所具有的意义。希腊人以这样的方式明白了认识是一种回忆；现在哲学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全部的生活是一

GJENTAGELSEN

[丹麦] 索伦·基尔克郭尔/著 京不特/译

东方出版社

GJENTAGELSEN

# 重复

[丹麦] 索伦·基尔克郭尔 / 著  
京不特 / 译

東方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复 / (丹麦)基尔克郭尔 著; 京不特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60 - 4034 - 1

I. ①重… II. ①基… ②京…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丹麦 - 近代 IV. ①I534.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9552 号

---

## 重 复

CHONG FU

---

作者署名 (丹麦)基尔克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责任编辑 刘丽华

文字编辑 费 仁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4. 75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4034 - 1

定 价 20. 00 元

## 译者短语

基尔克郭尔在 1843 年 10 月 16 日以笔名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出版了《重复》，与此同时，他也以笔名约翰纳斯·德·希伦提欧（或译“沉默之约翰纳斯”）出版了《畏惧与颤栗》。以笔名写作和出版，是作者所坚持的助产式表达形式之一。基尔克郭尔是在这一年的 5 月份去柏林时开始写《重复》的。这两本书产生的时期也是基尔克郭尔与瑞吉娜·欧伦森间的婚约风波的阶段。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本书，尤其是《重复》中的故事与基尔克郭尔的现实人生间的关系。

基尔克郭尔有着许多笔名著作，每部都各有自身特色，也各有自身的任务。许多基尔克郭尔的读者和研究者都认为，《重复》也许可以说是基尔克郭尔的最精美、最天衣无缝的作品。

我从 2002 年起就一直有着翻译基尔克郭尔笔名著作的愿

望，而在世纪初我并不知道哥本哈根大学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有合作翻译基尔克郭尔作品选的项目。到了2007年，我才参与了这一项目，并且在这项目中翻译了《非此即彼》。开始我并没有留意这个项目所收的基尔克郭尔书目，认为《重复》是理所当然会收入的，所以在《非此即彼》的翻译工作完成后，我就开始了《重复》的翻译。在我的翻译工作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之后，在一次与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和社科院的同事的交流中，我突然发现，《重复》和《人生道路上的诸阶段》并没有被收入这项目的著作选。于是我就联络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现在，一方面我能够把《畏惧与颤栗》译稿作为著作选中第六卷中的一部分交付合作翻译项目，另一方面《重复》的译本也能马上出版了，这是令我高兴的。

对于《重复》和《人生道路上的诸阶段》没有列入合作翻译项目的著作选，我觉得多少有点遗憾。但是我曾与负责项目具体工作的王齐博士交换过意见，也许我们能够与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方面协商讨论，是不是有可能在选集差不多出全时将《重复》和《人生道路上的诸阶段》再增补进去。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目前对我自己来说，在《重复》和《畏惧与颤栗》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应当是翻译著作选中的《爱的作为》。

在这里我顺便也说明一下，书中出现的页脚注，都是作者原来的脚注。尾注中带有方括号的都是丹麦文版的注释集里提供的注释；尾注中不带方括号的是译者给出的注释。

这次翻译《重复》所用的丹麦语版本是索伦·基尔克郭尔研究中心1997年的全集版本中第四卷中所收的《Gjentagelsen》。

en》。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对照版本是 Howard V. Hong 在 1978—2009 年出版的英文版全集的第六卷。在翻译过程中，我获得研究中心 Niels Jørgen Cappelørn 先生的帮助，他对全集版本细节上的说明帮我除去了翻译中的一些障碍。

现在，这个中文版本的《重复》出版了。在这里，我向 Niels Jørgen Cappelørn 先生、王齐女士、Anne Wedell – Wedellsborg 女士、Niels Thomassen 先生和 Jørgen Hass 先生表示感谢，因为在我对基尔克郭尔著作（当然不只是指《重复》）的理解过程、翻译过程和已出版译本的校读过程中，我曾得到他们的帮助。

另外，我在这里也感谢 S. C. Van Fonden 基金会，丹麦国家艺术委员会（The Danish Arts Council）和在北京的丹麦文化中心（The Danish Cultural Institute）对本书出版的赞助支持。

京不特 2010 年 7 月丹麦欧登斯

致谢



# 重复

实验心理学<sup>1</sup> 的一次尝试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sup>2</sup>

著

Kjøbenhavn (哥本哈根)

Faaes hos C. A. Reitzel (可在莱兹尔书店购得)

Trykt i Bianco Lunos Bogtrykkeri (毕扬科·鲁诺斯印刷场印刷)

1843

在野外的树上花朵芬香，在家里种的树上果实芬香。

(参看佛拉维乌斯·菲洛斯特拉托斯的《古代英雄故事》<sup>3</sup>)

在埃利亚派的信徒们<sup>4</sup> 拒绝运动时，正如每一个人所知<sup>5</sup>，第欧根尼<sup>6</sup> 作为反对者站出来；他真的是站出来了；因为他一言不发，而只是来回地走几次，由此他认为已经对“否定运动”的观点作出了反证。既然我已经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至少是在相关的时候考虑了这些问题：重复是不是可能，它有着怎样的意义，一样东西是不是通过被重复而赢得或者失去；于是，我突然想到，“你可以去柏林，那里你以前曾去过一次，现在你可以向你自己证明，一种重复是否可能，以及它会意味了什么”。在我家里，我几乎是面对着这个问题驻足不前。人们对此想说什么就尽管去说，这在现代哲学<sup>7</sup> 里会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重复”是一个决定性的表述，其意义正如“回忆”在希腊人们那里所具的意义<sup>8</sup>。正如希腊人们以这样的方式弄明白了“认识是一种回忆”，现代哲学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全部的生活是一种重复。在现代哲学家中唯一的一个对此有点预感的人是莱布尼茨<sup>9</sup>。重复和回忆是同样的运动，只是方向相反；因为那被回忆的事物所曾是的東西，向后地被重复；相反，真正的重复则向前地被回忆。因此，如果重复是可能的話，这重复使得一个人幸福，而回忆则使得他不幸，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给予自己“去生活”的时间，而不是在出生的一刻就马上想要找到一个借口（比如说，他忘记了什么）去悄悄地重新溜出生活。

“回忆”的爱是唯一的幸福的爱，一个作家这样说<sup>10</sup>。他

这样说也完完全全是对的，只要我们还记得，它首先是使得一个人不幸。“重复”的爱才真正是唯一幸福的爱。就像回忆之爱一样，它没有“希望”的不安、没有“探索”的使人焦虑的冒险性，另一方面它却也没有“回忆”的忧伤，它有着“瞬间”的至福的确实性。希望是一件新衣服，又挺又紧又崭新，但我们却从不曾穿上它过，因此不知道它会不会合身或者它会给出什么样子。回忆是一件弃置的衣服，不管它多么美丽，它总不再合身，因为我们已经成长而无法置身于其中。重复是一件磨不破的衣服，它贴身而柔软，既不紧又不松。希望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她在你的两手间让你捉摸不定；回忆是一个美丽的老妇人，你绝不会在瞬间里对之有什么兴趣；重复是一个亲爱的妻子，你永远不会厌倦；因为那会让人感到厌倦的只是新的东西。老的东西是永远也不会让人厌倦的；如果你有它在你面前，你就会幸福；只有那不在“重复应当是某种新的东西”的幻觉中自欺的人，他才真正会变得完全幸福；因为，如果重复应当是某种新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会厌烦于这重复。“去希望”需要青春，“去回忆”需要青春，但是“去想要重复”则需要勇气。只是想要去希望的人，他是怯懦的；只是想要去回忆的人，他是放荡的；但是那想要“重复”的人，他是一个大丈夫，并且，他越是明白怎样去全力以赴准备好让自己面临这“重复”，他就越是一个深刻的人。然而，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一事实就是生活的美”，那么这个人就审判了自己，并且，他不配得到比“死去”更好的结果，——而这“死去”也将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希望是一颗向人招手的果实，无法满足人，回忆是一笔微渺可怜仅够维持生计的开销钱，无法满足人；而重复则是那种以祝福

来满足人的日常口粮。在一个人航行于生存的大海时，那么，我们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勇气去明白“生活是一种重复”，是否有兴致去让自己为这重复而喜悦。如果一个人在他开始去生活之前不曾在生活之海中航行过的话，他永远也不会是什么时候开始去生活；如果一个人曾四处航行但却厌倦了，他是有着一种糟糕的人生观；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重复，那么他是在生活。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地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顾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它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着在回忆的手纺车上进行编织；他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如果没有重复存在的话，生活又会是什么呢？谁会愿意是一块写字板，在每一个瞬间由时间在之上写上一段新的文字或者一段关于过去的回忆文字？又有谁会愿意让自己去被所有那些飞逝流转的东西、那种总是以新鲜而柔情伤感的方式来娱乐灵魂的新东西打动？如果上帝自己不是曾想要“重复”的话，那么世界就永远也不会形成。那样的话，他要么就是去追随“希望”的便宜计划，要么去唤回一切并且将之保存在回忆中。他没有这样做，因此世界持存着，并且是通过“这世界是一种重复”而持存着的。“重复”，它是现实，并且是生存之严肃。那想要“重复”的人，他是在严肃之中成熟。这是我的奇谈怪论，并且这种奇谈怪论还认为：去坐在沙发上剔牙并且去作为一个比如说司法议员<sup>11</sup>之类的东西，或者去道貌岸然地穿行街道并且去作为一个比如说“善可敬者”<sup>12</sup>之类的东西，这绝不是生活之严肃；同样，去作一个皇家骑师也不是生活之严肃。所有这些在我的眼中都只是一些笑话，并且，有时候就其本身而言是足够糟糕的。

“回忆”的爱是唯一的幸福的爱，一个作家这样说。这个

作家，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看，有时候是非常不靠谱的，不过不是以一种“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的方式，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他把想法置于顶尖，于是，如果这想法没有被同样的能量把握的话，那么它在下一刻就显现为某种别的东西了。这句句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他提出来的，这很容易引诱一个人去认为“他是对的”而忘记了这句话本身就是对最深刻的忧郁的表达，于是，一种深深的沉郁，凝聚在一句唯一的说辞之中，人们几乎无法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述了。

大约是在一年以前，我真正对一个年轻人有了严肃的关注。我在那之前就已经与他打过不少交道，因为他俊美的外表、他眼神中的灵魂性的表达几乎是在引诱着我，一次甩头、一种表达中的俏皮使得我确定他是一个天性深刻的人，其人格发展的可能性不仅仅只是一种单调的定格，而与此同时，变调中的不确定性暗示了他是在那种诱惑性的年龄：精神之成熟宣示出自身，正如肉体的成熟在远远更早先的时候已经通过“声音常常发生突变”来得以表明。借助于这些随便的、不断趋近着的“糕饼店倾向<sup>13</sup>”，我已经将他吸引向我，并且渐渐地使得他习惯于把我看成是一个知己，一个知己所说的话以诸多方式角力般地引诱出他身上那忧郁的东西，因为我就像是一个法瑞内利<sup>14</sup>引诱那个发疯的国王从自己的藏身之处走出来，既然我的朋友还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我无需费很大功夫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上面所说的，他在大约一年前左右来找我，完全像发狂了一样。他的出现显得比通常更充满活力，他的形象更为美丽，他闪烁的大眼睛得到了进一步扩展，简言之，他就仿佛获得了一种环拥的光环。在他告诉我说他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想道，一个

女孩被深爱到这样的程度，她必定是幸福的。“他已经在某个时间爱上了什么人，但是隐瞒着，甚至对我也隐瞒着；现在他已临近了自己愿望的目标，表白了，并且找到了回报的爱。”尽管我本来是倾向于让自己持续地对人进行着观察，但是对于他我却不可能这样做。人们想说什么尽管说，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是那么美丽的东西，以至于在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对所见之物的喜悦而忘却观察。一个人内心的所有深刻感动在总体上将“观察”缴械了。如果这一类感动被一种空虚取代，或者，如果它们被风骚地隐藏起来了，只有在这时，一个人才会去观察。如果我们见证了一个人真正出自自己的整个灵魂的祈祷，那么，又有谁能够会是这样一个“非人”，想要去观察？又有谁会不觉得自己为一种出自祈祷者忘我的专注涌流所渗透呢？相反，如果我们听见一个牧师漠然宣讲一段研究得很透彻的布道词，在之中他多次用一个矫揉造作而假惺惺的段落（没有任何来自教众的要求）来作证说他所说的东西是简单的信仰，这信仰不懂词藻华丽的语式，而是在祷告中为他找到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并且也许是有着很合理的依据）徒劳地在诗歌、艺术和科学中所想要找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非常镇静地把显微镜放到眼睛下面，那么，我们就不让耳朵去倾听那轻微的声音，而是关起百叶窗（*Jalousien*）<sup>15</sup>——那检验每一个声响和话语的批评之栅。我所谈论的这个年轻人，他是深深而真挚而美丽而谦卑地坠入了爱河；我因为看着他而高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因为，“作为观察者”，这差使常常是够阴沉的；它使得一个人忧郁，就像是去充当警员；在一个观察者做自己的工作，他得将之看成是为更高目的服务的警方卧底；因为观察者

的艺术是在于把那隐藏的东西揭示出来。这个年轻人谈论他所爱上的女孩，他没有使用很多话；他的谈论不是情人们的海誓山盟常常会具备的那种油嘴蜜舌的评论；在他身上没有那种“仿佛他是一个猎获了一个这样的女孩的机智小伙子”的自负，没有自信，——他的爱是健康的、纯粹的、不沾染低级趣味的。他以一种可爱的真诚向我倾诉说，他之所以来拜访我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知心者，在这知心者在场的情况下他能够大声地与自己说话，并且，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怕自己一整天都坐在这女孩的家里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来麻烦她。他已经多次去了她的住处，但是强迫自己回头。现在他请求我和他一同坐车外出溜一圈，他想这样散散心并且打发时间。这也是我所愿意的；因为从他将我视作知心的这一刻起，他就能确定，我是无条件地愿意帮他忙的。我利用马车来到之前的半小时来写几封商务信件，同时也请他装一下烟斗或者翻看一下放在外面的一本相册。然而他却并不需要干这样的活，他在自己的内心中有太多活要做，甚至无法静心坐下，而是迅速地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他的步子、他的运动、他的姿势——一切都是雄辩，他自己在情爱中燃烧着。就像一棵葡萄树，在它达到自身的最高点时，它就变得透明和清澈，同时它的汁液在那些精细的脉络中涌流着，正如果壳在果实成熟于其自身的全部圆满时爆裂，情爱也是这样地在他的形象中几乎是明显地绽开。我情不自禁地在一些时候几乎是爱慕地偷瞧他；因为，看着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无疑就像看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一样地让人感到诱惑。

正如事情常常是如此，情人们逃避进诗人的话语中去让情欲之爱（Elskov）的那种甜蜜的焦虑爆发成极乐的喜悦，这也是他的情形。当他在地板上来回踱步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

复诵读保罗·缪勒<sup>16</sup>的一句诗<sup>17</sup>：

于是一场梦想从我青春的春天  
来到我的沙发椅前，  
我得到了一种真挚的渴慕，思念你  
你，女人们的太阳！

他眼里噙满泪水，他猛然地坐向一张椅子，他不断地重复又重复这诗句。这一场面为我留下了一种震撼性的印象。伟大的上帝啊！我想，这样的一种忧郁还从未曾在我的实际经验<sup>18</sup>中出现过。我当然知道他是忧郁的，但是，一场恋爱<sup>19</sup>会对他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这则是我所想不到的！然而，每一种灵魂的状态，甚至是不正常的灵魂状态，在它正常地在场的时候又是有着多么确定的一致性呵。人们常常会要求一个忧郁的人应当去恋爱，然后一切都会平息消失。如果他真的是忧郁的，那么这事情怎么又会有可能是如此：他的灵魂并没有去忧郁地专注于那对于他来说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东西。他深沉而真挚地坠入了爱河，这是很明显的，但他却马上能够在最初的日子中回忆自己的爱情。在根本上他是完全地了结了这整个爱情事件。由于他开始这样做，他迈出了如此可怕的一步，以至于他跳过了生活。这女孩在明天死去与否，这不会招致任何本质的变化，他还是会再次倾身投入，他的眼中还是会再次充满眼泪，他还是会重复那诗人的言词。多么古怪的辩证法！他思念着这女孩，他必须强迫自己以便让自己不去整天待在她那里，然而，在最初的一刻，相对于整个爱情事件而言，他就已经成了一个老人。在根本上必定是存在有一个误会。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这一场景那样地感动我。他变得不幸，这是很明显的；而那女孩也变得如此，也在同样的程度上

很明显，尽管我们不可能马上就能够预见这将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说有什么人是能够参与谈论回忆之爱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回忆有着这样一种极大的优点，就是说，它着手从“丧失”开始，因此它是确定的，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可再丧失<sup>20</sup>。

马车到了。我们沿着海滩路<sup>21</sup>驶出去，以便稍后去找一片真正的森林地带驶进去。既然我是与自己的意愿作对而进入了一种“对他进行观察”的位置，我就禁不住自己要全面尝试着去（就像航海者所说）把他各种忧郁的冲力记入航海日志。我尝试给出所有可能的爱欲心境，——结果没有什么是可以用得上的。我侦察环境变化的作用，徒劳：不是大海辽阔的胆气、不是森林催人入睡的宁静、不是夜晚召唤着的孤独，这些都无法将他带出沉郁的渴慕，在这渴慕之中他与其说是在接近那被爱者还不如说是在离开她。他的错误是无法救药的，他的错误是这个：他站在终结而不是站在初始；而一个这样的错误是并且继续是一个人的毁灭。

然而我还是坚持“将他的心境看作是爱欲心境”的正确性，并且，一个人，如果他在自己的情欲之爱中不曾恰恰在一开始就体验了这一心境，那么他就从不曾爱过。他只会是在这一心境之外必定另有一种心境。这一强化了回忆的情欲之爱在初始的永恒表达，是一种真正的情欲之爱的标志。但在另一方面，要能够使用它则需要有一种反讽的伸缩性才行。这一伸缩性是他所缺乏的，他的灵魂太柔软而无法具备这伸缩性。在那最初的瞬间一个人的生命已经了结，这说法想来是真理，但是，这里也必定存在有一种生命力量去杀灭这一死亡而将之转化为生命。在情欲之爱的最初拂晓之中，“那现在的”和“那

将来的”为了获得一种永恒的表达而相互格斗，而这一“回忆往昔”则恰恰可以说是“永恒”在“那现在的”之中的返涌，如果这一“回忆往昔”是健康的话。

我们回家，我与他告别；但是我的同情心几乎是过于强烈地被感动，我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必定会出现一种可怕的爆破。

在之后的十四天，我偶尔在我家见到他。他自己也开始明白那误会，这个年轻的备受崇拜的女孩对于他几乎成了一种麻烦。然而她却是那被爱者，他所爱的唯一者，他在一辈子中会爱上的唯一者。在另一方面，他却并不爱她；因为他只是思慕着她。在所有这一切正进行着的过程中，在他自己身上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在他身上有一种诗意的创造性苏醒过来，达到了一种我从来不相信会有可能的程度。现在，我很容易理解这一切。这个年轻的女孩不是他的所爱者，她是那唤醒他身上的诗意品质并且使得他成为诗人的机缘。因此，他只爱她一个，从不忘怀她，从不会想去爱任何别人，却持恒地思慕着她。她被牵入他的整个存在，关于她的回忆永远都是活生生的。她对于他意味重大，她使得他成为了诗人，恰恰因此，她就在她自己死亡判决书上签下了名。

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这一爱情事件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他的沉郁越来越厉害地占了上风，他肉体的力量在灵魂的搏斗中被消蚀着。他知道他使得她不幸，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但恰恰这“完全无辜地成为她的不幸之源<sup>22</sup>”，这使得他愤慨并将他的激情推入了最难以控制的运动。在他看来，如果他去向她表述“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话，那么这表述无疑会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伤害她。这做法就是在对她说，她成为了